

人負天  
書以閒



通

書畫開元





汪已文編  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黃賓虹書簡

汪己文編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長樂路672弄33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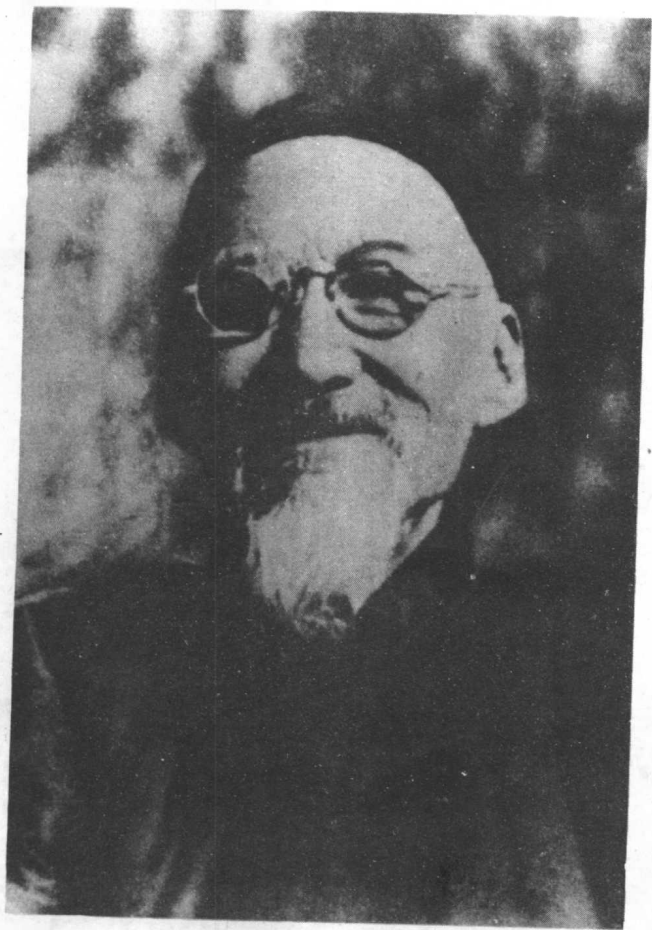
責任編輯: 鄧 明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六廠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 4 字數90,000

1988年12月第 1版 1988年12月第 1次印刷

印數: 2,000



黄宾虹先生

PA740/2-

孝文世先生自隆慶久未通候至為德多  
 前有著友所存書重二頁此時因目眇醫治入  
 院初復原配眼鏡既會先升平侯未少精研繼因  
 治後體弱又入院數月殊無可為勉勵前存冊者未  
 實出蘇港付郵近日北京文化部批撥僅提任國史研究  
 商議創始得諸文化界同志譚惟健此行將來之書  
 旅北去期微窺先哲古山嶽有區三百人有志乘車載者  
 相先編錄以行元旦公暇倘若有幸教南徵留在及捕  
 公二如尤幸汪喉係故友亦以佛言此切于此候  
 汪文世先生上

致汪孝文

井通先生遺席首都晤

教誨叨猷

德威荷之近能

政躬康健文治光華擇時

壽回羣生向化拙函伴玉祇祝

新祉山賓虹拜上

致陳叔通

## 前 言

黃賓虹先生(1865—1955)不僅為吾國近世山水畫大家,為學亦無所不窺,而於繪畫理論、金石文字之研究,造詣尤深。或進一步發揮前人學說,或對傳統觀點提出不同看法,態度謹嚴,一以探求真理為依歸,從無入主出奴之見羈雜其間。平生效忠藝術,熱愛祖國文化,無時無刻不以發揚光大自勉勉人。生活澹泊,不驚名利,鬻畫從不斤斤於潤例;待人謙和,不問年齒,弟子請益則循循善誘無倦色。凡此種種,既為先生故舊所共知共仰,於書信中亦復斑斑可攷。為啟發來者,鼓舞後學起見,汪君己文乃有輯錄先生書簡之舉。

是編共收遺札一百七十通,胥為先生旅居京、滬、杭三地期間與友人及門弟子通訊,論學談藝十居八九。為便於檢閱,釐為三編:凡以討論書畫為主而兼及金石文字者入甲編,以攷訂金石文字為主而旁涉書畫者入乙編,其他入丙編。惟此亦指其大較而言。間有部分信札論書畫與金石文字之篇幅相仿,不易按上述標準嚴格劃分,編輯時或入甲編或入乙編,不能不從權處理。矧友朋通問,質疑問難,生活瑣事,往往交錯互見,書翰之難以體例相繩者以此,親切動人,如聞警欬者以此。

每編書簡凡屬同一受信人者彙列一處,而更以年月為序。受信人之排列則以第一信之年月為先後。原信絕大多數僅有月日,未註年份,祇能以郵戳為憑;若遇信封不存

或郵戳模糊，則以受信人回憶所及或據內容推測，酌定年代；謬誤之處有待各方指正。

本輯材料頗多輾轉傳鈔，魯魚之誤因亦未能盡行改正。亦有原信筆誤，脫字不易推詳者，概以口號、問號為記，不敢擅為更易，以存其真。

先生年登大耄，交游遍海內，遠及港澳南洋各地，書信酬答至老猶勤，茲編所錄實屬百不得一。日後尚擬繼續訪求，陸續印行。

本編既有汪君己文倡議，復獨任徵求、收集、編輯之勞，可謂終始其事。至克觀厥成，則賓虹先生友好及各方之支援贊助莫不與有力焉。付印之日，汪君囑綴一言，因述編輯大旨及經過如上。

傅 雷

一九六二年十一月

# 目 錄

前 言

傅 雷

## 甲 編 以討論書畫為主兼及金石文字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 | 致朱硯英 (二九通)..... | 3  |
| 三〇 | 致汪聲遠 (一通).....  | 19 |
| 三一 | 致汪己文 (一通).....  | 20 |
| 三二 | 致黃樹滋 (一通).....  | 20 |
| 三三 | 致段無染 (四通).....  | 21 |
| 三七 | 致許疑菴 (一通).....  | 23 |
| 三八 | 致吳仲垌 (一通).....  | 24 |
| 三九 | 致傅怒菴 (一九通)..... | 25 |
| 五八 | 致曹一塵 (四通).....  | 46 |
| 六二 | 致汪孝文 (一〇通)..... | 49 |
| 七二 | 致蘇乾英 (二通).....  | 55 |
| 七四 | 致程嘯天 (三通).....  | 56 |
| 七七 | 致僧理巖 (一通).....  | 58 |
| 七八 | 致鄭拙廬 (一通).....  | 59 |
| 七九 | 致王伯敏 (二通).....  | 60 |
| 八一 | 致曾香亭 (六通).....  | 61 |
| 八七 | 致鄭軼甫 (三通).....  | 65 |
| 九〇 | 致劉君量 (一通).....  | 67 |
| 九一 | 致鄭初民 (一通).....  | 68 |

乙 編 以考據金石文字為主兼及書畫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九二  | 致李壺父 (一通) | 71 |
| 九三  | 致鄭履端 (二通) | 71 |
| 九五  | 致俞叔淵 (一通) | 73 |
| 九六  | 致吳仲垞 (六通) | 74 |
| 一〇二 | 致曹一廬 (四通) | 76 |
| 一〇六 | 致陳叔通 (四通) | 79 |
| 一一〇 | 致劉君量 (一通) | 81 |
| 一一一 | 致汪蘇友 (一通) | 82 |
| 一一二 | 致曾香亭 (四通) | 83 |
| 一一六 | 致段無染 (一通) | 85 |

丙 編 其他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一七 | 致柳亞子 (三通) | 89  |
| 一二〇 | 致高吹萬 (一通) | 90  |
| 一二一 | 致鄭履端 (一通) | 90  |
| 一二二 | 致黃樹滋 (七通) | 91  |
| 一二九 | 致陳叔通 (八通) | 95  |
| 一三七 | 致段無染 (二通) | 98  |
| 一三九 | 致傅怒菴 (二通) | 99  |
| 一四一 | 致秦曼青 (二通) | 100 |
| 一四三 | 致吳仲垞 (五通) | 101 |
| 一四八 | 致陸丹林 (二通) | 103 |
| 一五〇 | 致黃駢南 (一通) | 105 |
| 一五一 | 致汪孝文 (五通) | 105 |
| 一五六 | 致汪蘇友 (二通) | 107 |
| 一五八 | 致劉君量 (一通) | 108 |

|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一五九 | 致陳景昭 | (一通) | 109 |
| 一六〇 | 致鄭逸梅 | (一通) | 110 |
| 一六一 | 致鄭初民 | (四通) | 110 |
| 一六五 | 致朱硯英 | (二通) | 112 |
| 一六七 | 致過旭初 | (一通) | 113 |
| 一六八 | 致曾香亭 | (一通) | 114 |
| 一六九 | 致馬公愚 | (一通) | 114 |
| 一七〇 | 致姚虞琴 | (一通) | 115 |

# 甲 編

以討論書畫為主兼及金石文字



## 一 致朱硯英<sup>①</sup>

硯英女弟：叠荷手書，均收悉。近因踵門索畫與問業弟子漸多，新增佛畫研究，國學書院(?)畫學研究各班，皆以鄙人為老馬識途，殊有應接不暇之意。中國藝術以畫為最要。書畫可展覽與大眾觀瞻，文字未有展覽者，古人“懸之國門”一語亦屬虛言。故畫中自有佳境，可以解除人世煩惱憂愁，但非有法備氣至之候，不覺其妙。法由理生，氣因力至。大作四幀，以拙筆補其理之未足者，密者增密，氣亦流貫。古畫固難得，即近人之有法可參攷者(以用筆為要)，亦宜細觀，惟市井江湖與文人畫，切切不可學(稍能詩文而畫無傳授之者，又不肯多用功之人)，學之則終身入於苦境而無一日之自由矣。故學畫必取多收藏，多臨摹、多記錄，古人成名，莫不如是；若藉朋友標榜，雖得一時之譽，不能久。尊處藏畫，得便當再寄觀之。賓虹啓。(1929, 上海)<sup>②</sup>

<sup>①</sup>名端，先生女弟子。

<sup>②</sup>括弧內年份地點均編者經攷查後附加，恐未盡正確。

## 二 致朱硯英

硯英女弟文几：手書聆悉。課暇習畫讀書最好，兼以養性。學畫如習拳棒，當以研練之功不少間斷，輕於試用，必致為害。青年視學畫為遊戲，偶爾動筆，即以贈人，終身為人服役不了，而自得之趣毫無，此是大病。所謂練習者，法有未備則研究法，氣有未至則研究練氣之法。法備氣至，始為成功，而後出而問世，毀譽尤當不介於心，此大家也。鄙人雖不能，然尚無一日之間

斷，每日觀古畫，練習筆法。筆法既得，用筆不難，若章法即為易事。近代珂羅版中有大名家畫，便臨摹其格局，辨其真偽，久之，各家法心中領會，腕底變化不難；惟不可求貌似，貌似即無氣。拙稿均練習所積成，不能多寄者以時時須自己參攷之用。今奉二頁，已有副本，可不還也。賓虹啓。七月四日（1930，上海）

### 三 致朱硯英

硯英都講鑒：畫學以少應酬多練習為要訣。筆法、墨法、章法，多看名畫：先分明，後融洽，可以不亂雜。市井江湖畫不可學，學必以士夫之卓卓者，文人畫即與市井相去無幾，以其練習功缺也。虹謹啓。（1931，上海）

### 四 致朱硯英

硯英女弟文几：昨誦手書，並得觀近作山水，愉快之至。學畫無止境，全以用筆為重，剛柔得中，不悖古法，千變萬化，出奇無窮可也。筆法必好學深思，朝夕靜觀，得名畫佳品。玩其一點一劃，起訖分明，即不蹈於魔障。軟弱是清代通病。練習不懈，時時揣摩有得耳。復詢近綏。賓虹上言。（1934，上海）

### 五 致朱硯英

硯英女弟有道：前得手書，索及畫稿，近乏愜心之作，遲遲未答。鄙人無日不畫，摹虛寫實未肯少懈。明代枯硬，清朝浮薄，宋元畫中求其筆力遒勁，剛柔得中者，亦復無多。中國畫法從書法來：無往不復，無垂不縮，妙有含蓄，不可發露無餘。歐

人近二十年研究國畫理論，既深於綫條，即用筆尤重視自悟。歐畫過於發露，力求傾向東方含蓄之功；而國畫時賢致力筆法者猶罕。友人訪到舊紙，寫奉存覽，不必寄還。至於章法交換，此則多見多臨即可。順詢文綏。賓虹謹上。（1935，上海）

## 六 致朱硯英

硯英女弟鑒：前五十年，中國舊家無不有古畫收藏，當時畫家尚知古法，多有研究。石濤畫今人莫不愛之重之，其外貌似放誕易學，而細按之處，皆從古法中出。故自謂古人未立法以前，不知古人用何法，古人既立法以後，我又不能離其法，用力於古人矩矱之中而外貌脫離於古人之蹟，此是上乘。四王吳惲只是終身在古人法度之中，不能脫離形迹者，尚且稱宗作祖；而毫不究心古法者，妄欲推倒古人，自己獨造，其無異於囁語耳。僕平生信而好古，求睹一古人真蹟，不遠秦楚之路，或力不能購者，雖典衣履而為之售，今自以為保存少許古法，而歐人已能有見及此者已。賓虹啓。（1936，上海）

## 七 致朱硯英

硯英都講大鑒：日昨得手書並畫，欣慰無似；函詢畫法，虛衷善受，尤為感佩。古人作畫一如作文，用筆如鍊句，有順有逆。逆是倒裝句，是似宋人之詩，不易學，不可不學。虞山婁東之後全是順筆，故畫甜而不為鑒家所重。然順筆亦不易，起訖分明，不可夾雜與有晦澀。唐宋人千筆萬筆，無筆不簡，簡是從分明中悟出，非以多寡論也。用墨如詩文中詞藻，先成句法，而後以詞藻表明其語意而潤澤之。用墨要見筆，猶作文用典故達